

時間與自由意志

H. 柏格森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時間与自由意志

H. 柏格森 著
吳士棟 譯

1/10/19

商務印書館

本書作者昂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 是法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主張的直觉主义曾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影响最大的反动思想体系之一。本書的法文原名为“論意識的直接材料” (Essai sur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是他早期写作的学位論文。“時間与自由意志” (Time and Free will) 是譯者根据1913年朴格生 (F. L. Pogson) 的英譯本重譯的, 現用的書名是英譯者加的。

本書的中心問題, 正如柏格森自己在序言里所說的, 乃是“自由意志”。关于自由与必然性, 決定論与非決定論, 历来是哲学史上兩個营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兩種思想方法——辯証法与形而上学——斗争最尖銳的重要的哲学問題之一。二元論者康德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解决的, 从而称之謂“二律背反” (Antinomie), 当然, 这是不可知論的說法。对于這個問題主要有兩类反科学的看法, 一类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宿命主义, 另一类是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論, 而柏格森在本書所宣揚的正是屬于后一类——公开而露骨地宣傳僧侶主义, 曖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所謂“自由意志”, 貶低理知与科学的作用, 从而为帝国主义的瘋狂的罪恶活动, 建立理論的根据。为帮助了解和批判这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 本書譯者附記中譯出的苏联大百科全書关于柏格森一文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時間与自由意志

H. 柏格森著 吳士栋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書店总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裝訂

統一書号 2017·12

1958年8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¹ / ₃₂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130,000
印張 5 ¹⁰ / ₁₆	印數 1—2,800
定價 (7) 0.60	

譯者附記

柏格森的这本书原名“論意識的直接材料”。^① 从法文譯为英文时，书名改为“時間与自由意志”^②，只在后面附注原名。在說英文的国家以及我国国内，后一名称远較通行。現在中譯本是从朴格生的英譯本轉譯出来的，所以书名也照改。将来有机会应该从法文原书直接譯过，或至少根据法文本校对一遍。眼前条件不够，沒有做到这层。幸而英譯本曾經柏格森自己看过，两重翻譯手續若产生任何出入的地方，希望离原文的意思也不太远。

英譯本为原书各节添了小标题，中譯本在譯出之外并加編号次以便查对。

朴格生显然完全被柏格森的学說迷惑住了。为了使讀者不过分受他那篇序言的影响，又为了使中国讀者对于柏格森哲学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估計，茲特把“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柏格森的一文^③譯出以供参考。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譯文：

柏格森(1859—1941)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唯心論者，是政治上与哲学上的反动人物。柏格森所提出的直觉哲学体系貶低了理智与科学的作用；他这一体系以及他关于社会的神秘学說都为帝国主义政策找出了根据。在柏格森的見解里，明显地反映着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腐烂，反映着资产阶级在尖锐阶级矛盾面前的加紧侵略，又反映着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加强斗争的恐惧。

柏格森的見解盛行于法国和其他各国的反动资产阶级知識份子中，在

① Essai sur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②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③ “苏联大百科全书” 第二版，卷四(1950)，第 622—623 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盛行。柏格森所以在这些人当中受到欢迎，乃是由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到来以及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柏格森以似是而非的科学做外衣掩飾他的哲学，并且以公开敌人的姿态出来反对唯物論与无神論，反对科学知識，反对民主制度，反对劳动人民从階級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理由也說明为什么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些首領（如索勒尔、巴尔特、德曼等人）在思想上跟他接近，并企图利用他的哲学为武器来跟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

柏格森的直觉論是非理性主义的許多形式（唯心主义形式）之一，这些形式都貶低理智与邏輯思想的价值。直觉論是反动哲学家的一种惯有企图，要貶低科学知識并为神祕主义与蒙昧主义开辟道路。

在他的著作“物質与記憶”（1896；俄譯本，1911）和“創化論”（1907；俄譯本，1914）內，柏格森象唯物論的其他現代敌人（如实証論者、經驗批判論者等）一样，企图把自己的哲学說成是“新的”世界觀，并認為这种新的世界觀好象还超越唯心論和唯物論。列宁在他的經典著作“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內对于唯心論者这一类的欺騙企图做了彻底的揭露。

直觉是柏格森唯心論的基本概念；照他的說法，直觉代表一种特別的認識，建立在实践之上，又好象能够在感性知識和理性知識之外使我們“直接地”达到真理。唯物主义的認識論承認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重大意义，又指出人类感觉与观念对于外界事物和对于实际行动的反映；柏格森却这样提出他关于直觉認識的这种唯心說法来分庭抗礼。古代神祕論者和中世紀目的論者要想通过“內心默想”方法以求得知識的看法早被生活、实践与科学駁得体无完肤；柏格森反把它当作唯心論的“新”基础提出来。

辯證唯物論駁斥唯心的直觉学說，所根据的理由就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关于外界的知識事实上是有的，这种知識并不是通过什么超感觉的途徑得来的，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得来的；科学把实践概括化，在实践中找出种种标准以判断自己見解的真假。至于“直觉”这个观念，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并不否認它，不过提出一种根本不同于唯心論的看法。在人类的認識里，作为一种感触或猜想而言的直觉是有了大量实际經驗以及科学知識的結果；它沒有在認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也不可能起这种作用；它是这过程的偶然性的，因而非基本的契机。

在柏格森的直觉論里反映出帝国主义资产階級的心理：害怕资本主义

即將來臨的、不可避免的死亡；他們企圖不承認人們對於實體的科學知識的種種不可動搖的結論，首先企圖不承認馬克思列寧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所發現的知識。柏格森企圖通過自己的哲學來使人們不注意社會的基本問題，而把人們引入神祕主義的歧途。他認為人類“未臻完善”的根本原因在於人類的直覺發展得不够而理智發展得過分。

在直覺這觀念外，“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另一基本觀念。

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運動是這種存在不可分的本質；柏格森提出綿延這個神祕觀念來與這兩個觀念對立。他認為綿延是沒有物質的“純”變化，只在直覺內才可達到它。綿延是被唯心論神祕化了的發展過程。

柏格森認為，神祕的“創造沖動或生命沖動”是產生一切存在的泉源，又是“綿延”和直覺的基礎。這種沖動是“自由的”，即它不必遵守一切規律，也不受一切原因的限制；這種沖動創造一切存在。柏格森把物質看作實體的“低級”產品；物質是“創造沖動”被弱化的結果。柏格森把物質的運動僅僅當作機械移動。

柏格森認為關於“生命”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他的這個觀念還含有神祕的意思。柏格森是唯物主義科學的對頭，是科學世界觀的敵人。他否認原子的物質性、物質守恆律、達爾文主義；他支持天主教，散布神祕論毒素；他幫助教皇反對正確的、唯物主義的科學。蘇聯有名的學者麥契尼可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對他進行了揭發。蘇聯偉大的唯物主義學者季米拉則夫(К. А. Тимирязев)在反駁活力論的一篇光輝文章里以輕視的口氣指出：“所有的柏格森派”毫無根據地“希望活力論復活”。

柏格森對於社會的看法見於他的“道德和宗教的兩個泉源”(1932)一書里。他企圖為帝國的戰爭政策、壓迫政策、反民主制度找出根據。他認為社會的永恆基礎一方面是善性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宗教與宗教道德。他認為社會所以被分為享受特權的貴族階層與遭受壓迫的勞動群眾是萬世不變的情況。他反對人民群眾享受自由以及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他宣稱民主制度是最壞的國家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即違反大自然又違反上帝的意旨。他不尊重各國的主權；他為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人類，又為資產階級的宗教與道德作宣傳。他贊成資產階級的殘酷獨裁制和鎮壓勞動人民的恐怖統治。在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之間，這位同情戰爭的頑固份子證明帝國主義戰爭的“必要性”和“好處”，宣稱戰爭是永恆

的自然規律。他本着希特勒式與現代英美式優秀種族論的精神，歌誦戰爭對於人民的“有益”影響。

由於柏格森哲學的關係，在法國發生了天主教現代派這個極端反動的宗教潮流。這一派的目的是利用直覺哲學的“新材料”來復興宗教。柏格森哲學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思想武器，至今還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生物學業已衰退的反民主傾向的溫床。柏格森發揮一種理論，說藝術創作是“無意識性的”；在西方各國，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就是以他這理論為根據的①。

“蘇聯大百科全書”這篇文章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非常正確的。現在只就所譯出的這一本書補充幾句。這本書是柏格森的最早著作；可是他一生思想的基本概念在本書內已露萌芽。因而當他處理本書的主要問題，即自由這個問題時，他的說法是和“直覺”“綿延”等觀念分不開的。他在这問題上得到這樣的結論：自由是不可否認的，却又是不可界說的（參看本書 §138）。這結論確實不易理解，也斷然不能成立。

承認自由是事實，這是對的。既為事實，並照柏格森自己說的（§138 末）是最清楚的事實，當然就不得不加以承認。但是柏格森對這事實的承認是（好比說）接受了苛刻條件的，是付出了重大犧牲的。他認為必得照他的說法對於陸續發生與同時存在，對於綿延與廣度，又對於性質與數量加以嚴格的區別。而這樣使這些觀念不“混淆”在一起，在他的具體哲學體系內，即等於否認或不得不否認種種自然規律。例如他夢想逃避能量守恆律的作用，認為這種夢想有許多可取之處（§93 末）。果真要這樣做嗎？果真可以這樣做嗎？既不可以，也不需要。恩格斯說得好①：“自由不在於夢想

① 文章後面列了三種參考書：“季·米拉則夫選集”，卷一，（1948），俄文版，第 90 頁；“普列漢諾夫全集”，莫斯科（1925），卷十七；波立澤爾（G. Politzer），“柏格森的神秘哲學”，巴黎（1947）。

擺脫自然規律的支配，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並在于根據這番認識所提供的可能來系統地使這些規律為人們的各種目的服務。”自然規律或必然性跟自由意志並不格格不入，而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為了獲得自由而要放棄真理，那在善與真之間豈不有了矛盾，那我們這個宇宙豈不是一個內部不一致的體系了嗎？其實，自由問題在理論上沒有多大困難，它主要是一個實際問題。取消剝削，改造社會，則人間自然出現普遍的、真正的自由。

柏格森認為自由不可被界說的理由是：自由是一種關係，這關係獨特無二，不可言狀；我們只能對於物體，而不能對於過程加以分析。柏格森在書中一再強調綿延的互相滲透，經驗的內于彼此，強調分析就是切割，描述就是歪曲；這些都是貶低理智作用和鼓勵神秘傾向的表示。無怪柏格森同意英譯者把普羅太納斯的一句話來總結他自己的哲學精神：“靜觀萬象，體會一切”。柏格森寫了好幾本書，在這本書里就用了幾萬字來討論他所謂不能被界說的觀念。姑不論柏格森是否言行一致，必須指出，採取這種不可知論式態度就等於宣布哲學破產。事實有繁簡之分，問題有難易之別；一種分析方法未必適用於多個方面或多個問題上。但是富有創造性的人類理智准能使得今日的未知或難知變為明日的已知或易知。列寧說過：“從現今唯物主義，即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知識對於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接近到什麼程度，這受着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可是這種真理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在向這種真理接近也是毫無疑問的。”^① 據此，自由不但是可以指問的事實，而且是一種可以分析、可以界說的事實。

雖然這樣，柏格森這本書仍不愧為近代唯心主義哲學中的重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7頁；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4頁；譯文略有改動。

要著作之一。可惜譯者力不从心，不尽信与不尽达之处在所不免，諸希讀者多加指正。約二十年前，这本书在国内已有过一种譯本，名为“時間与意志自由”。該譯本对于現在这个譯本是有一定帮助的。

1957年11月吳士栋識于南昌。

①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8頁。譯文略有改动。

英譯者序言

亨利·路易·柏格森于1859年10月18日生于巴黎。1878年他进师范学校，1881年得哲学学士学位，1889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在法国各省立中学和巴黎各公立中学主持各种讲座之后，于1897年担任高等师范学院的主任讲师；自1900年起一直在法兰西大学当教授。1901年他当选为伦理政治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因而荣任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柏格森教授的全部著作列于附加的参考书目内^①。在翻译这本“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的过程中，每一阶段都得到了他的合作；而且给了我很大的方便，殷勤不倦地帮助我。原书是1883—1887年计划和写出的，1889年初版。在法文版的注脚内列举了一些英文著作的法文译本。在此英译本中我改用原来英文书名和英文版本的页码。有些在1889年以后才问世的英文版本所以也被列入就是这个缘故。我为各节加了相当详细的小标题。

原书在法国已出到第七版，关于柏格森教授的各种著作，最显著的一点在于它们不仅十分引起专业哲学家的兴趣，而且非常合乎一般文化程度人们的口味。他所采取的不是在哲学界一向占优势的那种概念法与抽象法。在他看来，实体不是通过脑子的复杂构思所能达到的；在直接的经验里，实体显得是不息的川流，是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只有直觉以及同情的内省才可掌握它。我们的种种概念把实体这不断的川流分裂为许多外于彼此的片段；这

^① 该书目已失时数，这次未把它译出。——中译者

些概念在多方面促進語言的發展與社會生活的發展，主要有利於種種實踐目的。但是關於實體怎樣變化與發展，這些概念對我們沒有任何啟示。相反地，它們以一種人為的复制品，以一堆無生氣的碎片代替實體，從而產生理性派哲學所始終無法擺脫的，並根據這派哲學的前提就無法解決的種種困難。柏格森教授沒有企圖按照理性派的方式提出一個解決辦法；相反地，他號召他的讀者把實體的這些碎片丟在一邊，而把他們自己浸沉到事物的不息川流里去，並讓這川流的不可抵擋的波濤把他們的種種困難一起沖走。

柏格森教授在這本書里首先討論意識狀態的強度。他指出數量上的差異只適用於有大小的東西，就是說，在最後的分析里，只適用於空間；他又指出強度自身完全是質量性的。在討論個別意識狀態之後，他研究它們所構成的眾多體；他發現眾多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數量性的，或無連續性的，它意味着人們對於空間有了直覺；一種是意識所構成的，而它完全是質量性的。這個在開展着的眾多體就是綿延；綿延是先後無別的陸續出現，是一堆因素的互相滲透，而這些因素是那樣地各式各樣，以致過去的狀態無法重新出現。他指出純一性的、可被測量的時間是人為的一個概念，這概念的構成乃是由于空間這個觀念侵犯到純綿延的領域里。其實，柏格森教授的整個哲學圍繞着他對於真實的、具體的綿延的看法和對於有關綿延的特殊感覺之看法。我們的意識在擺脫習慣與傳統後而回到它自己的天然態度時就可以得到這種感覺。人們把時間跟綿延混在一起，數學與物理學，甚至語言與常識都以抽象的時間代替這具體的綿延；而他認為這種混淆是哲學上大多數錯誤的根源。他把這些結果應用在自由意志這個問題上，從而指出：這裡所以遇到種種困難乃是由于人們把動作完成之後的情況作為研究的對象，又由于人們使用概念方法。他指出，從那發展着的、活生

生的自我看来,这些困难是虛幻不实的。我們虽然不能用抽象的或概念式的字眼为自由下一个定义,他宣称在我們根据观察而建立的种种事实中,自由是最清楚的一种。

用一两句話总结一个哲学体系无疑会引起誤解。但我得到柏格森教授的同意,把一句格言印在譯本的书头^①。也許他的哲学的精神有一部分可通过这句格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問大自然,問它为什么要进行創造性的活动,又如果它愿意听并愿意回答的話,則它一定会說:‘不要問我;靜观万象,体会一切,正如我現在不愿开口并一向不慣于开口一样。’”

1910年6月F. L. 朴格生于牛津。

① 格言出自普罗太納斯(Plotinus),这次未将希腊原文印出。——譯者

作者序言

我們必得用文字表达自己，通常并用有关空間的字眼进行思想。这就是說，語言要求我們在我們的观念之間，如同在物質对象之間一样，树立种种同样明晰而准确的區別，产生同样的无連續性。这样把思想同化为物体，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用处的，而且在大多数科学里又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可以提出来問：我們把不占空間的現象并排地列在空間，这是不是使得某些哲学問題有了种种无法解决的困难呢？又問：我們圍繞一些拙笨象征进行爭辯，是否把这些象征取消之后這場混战就可結束呢？把不占空間的东西非法地变为占空間的东西，把質量非法地变为数量，这使問題的核心里发生矛盾；既然这样，矛盾当然会在答案內重新出現。

我所想研究的是自由意志這個問題，它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共同問題。我企图証明的是：在主張決定論者和反对決定論者之間的一切討論都表示他們曾事先把綿延跟广度，陸續出現跟同时发生，質量跟数量，混淆在一起。一旦把这番混淆去掉，則我們也許可以看出：人們对于自由意志所提出的反駁和所下的定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意志這個問題的自身，都会随着消失。使这一点得到証明，是本书第三章的目的；头两章討論强度、綿延这些观念，是作为第三章的引論而写出的。

H. 柏格森

1888年2月

目 录

譯者附記	II
英譯者序言	XI
作者序言	XIV
第一章 心理状态的强度	1

数量差异适用于大小而不适用于强度 §1—3; 企图用客观原因或原子运动以估计强度 §4—5; 各种不同强度 §6; 根深的心理状态: 愿望、希望、欢乐、悲愁 §7—8; 审美感: 优美, 美, 音乐, 诗歌, 艺术 §9—11; 道德的情感, 怜悯 §12; 意识状态涉及物理朕兆 §13; 肌肉努力 §14—17; 注意力与肌肉紧张 §18; 强烈情绪: 愤怒、恐惧 §19—21; 情感性感觉: 快乐与痛苦, 厌恶 §22—27; 表象性感觉: 与外因, 音觉, 强度, 音调, 肌肉努力, 冷觉热觉, 压力感觉与重量感觉, 光觉, 测光实验, 德尔波夫的实验 28—40; 心理物理学: 威伯尔与贺赫涅, 德尔波夫, 把感觉当作大小的这个错误 §41—48; 表象性状态与情感性状态的强度, 强度与众多性 §49.

第二章 意识状态的众多性 关于绵延的观念	50
-----------------------------------	----

数目及其单位, 数目与相伴随的空间直觉 §50—55; 两种众多体, 物质东西与意识状态, 物质的不可入性, 纯一的时间与纯绵延 §56—59; 空间及其内容, 经验派的空间学说, 对于空虚纯一媒介的直觉为人类所独有, 时间作为可还原为空间的纯一媒介 §60—63; 绵延、陆续出现、空间, 纯绵延 §64—66; 绵延可测量吗? §67—68; 运动可测量吗? §69; 伊里亚派的辩证 §70; 绵延与同时发生 §71; 速度与同时发生 §72—73; 唯有空间是纯一的, 绵延与陆续出现则属于有意识的心灵 §74; 两种众多性, 性质式的与数量式的, 表层心理状态具有其外因的无连续性, 在这些状态被去掉后真正绵延被感觉为一种性质 §75—78; 自我的两方面, 表层意识状态轮廓清楚, 深层意识状态互相渗透并构成一整体, 语言对于感觉的凝固化影响, 分析歪曲情感, 深层意识状态是我们自己的构成部分 §79—83; 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活生生的自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84.

第三章 意识状态的組織 自由意志	96
-------------------------------	----

动力论与机械论 §85—86; 两种决定论 §87; 物理决定论: 物质分子论, 能量守恒律, 若守恒律普遍有效则生理的与神经的现象是必然受决定的, 但意识状态也许不然, 可是守恒律果真普遍有效吗? 这律未必适用于生物与意识状态, 普

遍有效这观念来自对于具体绵延与抽象时间之混淆 §88—94; 心理决定論: 它假定联想論派的心灵观, 这又涉及对于自我的錯誤看法 §95—103; 自由动作: 自由作为基本自我的表現 §104—106; 真正綿延与偶然性: 已做好动作能是另外一样嗎? 做出决定过程的几何图形, 这图形使决定論者与自由論者所陷入的錯誤 §107—114; 真正綿延与預知未来: 保罗預知彼得动作的条件是(一)保罗即是彼得与(二)保罗已經知道彼得的最后动作, 所涉及的三种錯誤, 天文預测依靠运动的想象加速, 綿延无法这样加速 §115—123; 真正綿延与因果关系: “前件同則后件同”的定律, 因果关系作为陸續出現, 因果关系作为預存而預存有两种, (一)数学式的預存, 意味着沒有綿延, 可是我們持續下去, 因而可能是自由的, (二)預先設想式的預存, 設想一种經过努力而得以实现的未来动作, 并不涉及决定論, 决定論来自对于这两种意义之混淆, 自由是实有的却是不可被界說的 §124—138。

結論.....152

自我的种种状态是通过从外界借来的种种形式而被知觉的 §139—140; 强度作为性質 §141—143; 綿延作为性質式的众多性 §143—144; 外界沒有綿延 §145; 必得把广度与綿延分开 §146—149; 唯有基本自我是自由的 §150; 康德錯誤認為時間为純一的, 所以他把自由的自我放在时空二者之外 §151—153; 綿延是多样性的, 心理状态对于动作的关系是独特无二的, 动作是自由的 §154—157。

第一章 心理状态的强度

§1. 意识状态能有数量上的差异吗？

人们普通承认意识状态、感觉、感情、热情、努力等能够有增有减；我们甚至还听说过，一个感觉可比同类的另一感觉强二、三、四倍。后面这个论点是心理物理学家所主张的，以后将加以讨论。但是，说一个感觉比另一感觉强，说一种努力比另一种努力大，因而主张在纯内心状态之间有数量上的差异，则甚至对于反对心理物理学的人们说来，也看不出什么害处。并且常识在这一点上毫不迟疑地宣布判决。人们说他们感觉很热或不大热，很悲伤或不大悲伤，而这种对于多少的分别即使应用于主观的事实上和所占空间的对象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不清楚的地方，牵涉到一个比平常所假定的重要得多的问题。

§2. 这样的差异适用于大小而不适用于强度。

说一个数目比另一数目大些，或说一件东西比另一件大些，我们很清楚我们指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所指的是两个不等的空间（这点容后再细述），而我们把容得下另一空间的那个空间称为较大。可是一个强度较大的感觉有什么法子容下一个强度较小的感觉呢？难道说，较强的感觉在意义上包涵较弱的感觉吗？难道说，只有在事先经过同一感觉各较弱阶段的条件，我们才能达到较强的感觉吗？难道说，这里所涉及的也是容者和被容者的关系吗？强度有大小，这确实好象是常识的看法；但是如果把这种看法当作一种哲学解释而提出来，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循环论证的泥坑。因为毫无疑问，在数目的自然级数中，后来的数

目超过以前的数目。但是数目所以能被排成一个由小而大的次序，正是由于数目之間彼此发生容者和被容者的关系，因而我們觉得我們能够准确地解釋，一个数目是在什么意义上大于另一数目。那末問題就在于我們怎样能够把那些彼此不能重迭的强度构成一个这样的級数，又在于我們凭什么标志来判断这个級数中的各項目的是(比方說)由小而大，而不是由大而小。但这样就总会回到这个問題：为什么可把强度当作大小看待呢？

§3. 在广度性大小和强度性大小这两种数量之間，有人認為有区别。

人們通常辨别两种数量：一种是广度性的和可測量的；一种是强度性的和不可測量的。但人們又認為对于第二种数量可以談論其强度上的大小。这种做法只是逃避困难而已。因为

这两种数量既然都被称为大小，又被認為同样地可增可减，人們就从而承認二者之間有些共同的地方。但从大小这个角度来看，在广度性的和强度性的之間，在占空間的和不占空間的之間，能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倘若我們在广度性的、可測量的事物方面，把容者称为較大，被容者称为較小，那末当沒有容者与被容者的时候，为什么还說什么数量与大小呢？倘若数量可增可减，倘若我們在数量中看見(比方說)少的在多的之內，那末这样的数量岂不是正由于这个緣故才成为可分的，因而成为占空間的嗎？岂不是我們一談起非广度性的数量，就是自相矛盾嗎？但是对于把純粹强度当作大小，当作一种好象占空間的东西，常識的看法同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們不仅使用相同的字眼，而且不管我們想起較大的强度或想起較大的广度，我們在两种情况下所得到的印象是类似的；“多些”、“少些”这些字眼在两种情况下都引起相同的观念。如果我們要問这个观念的内容是什么，我們在意識中所得到的仍是一个有关容者和被容者的影象。我們在自己的意識中把一